

【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二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網綁〉

作者：黃曄婷

我國小曾是田徑隊的一員。

我不怎麼喜歡運動，體育課表現也馬馬虎虎，但有次立定跳遠，我一躍竟跳出二點五米，比全校最佳紀錄遠了二十公分。老師毫不猶豫要我進入田徑隊，參加初夏的全縣運動會。不過奇怪的是，我被分配去跳高。

那時學校缺乏訓練設備，不僅沒有軟墊，連測量高度的水平橫桿也沒有，只拿網便當的橡皮筋，紅、黃、綠三色不均勻地交雜，一圈一圈結起來，再由同學拉起兩端，做為練習的標準。

每當我衝刺到繩前，心底的猶豫就會變成一股強大的力量，緊緊抓住我的雙腳。於是我緊急停下腳步，橡皮筋繩便成了繩索，軟軟地抵著我的喉嚨。

其實我對跳高懷有先天性的恐懼。

體育課也曾玩過跳箱。每次我都奮力衝刺，但一跑到跳箱前，心志不知為何就會突然變得軟弱，只能剎住腳步，把箱子直接撞倒。有時速度失控，我也跟著跌進箱子堆中。我曾問老師為何安排我去跳高，他說妳能跳那麼遠，表示瞬間爆發力很強，一定也可以跳很高。我當時聽了十分感動，覺得老師一定是發現我不知道的天賦，只要我也相信自己，一定能有不錯的成績。

田徑隊規定早上 7 點到校，先跑五千公尺，再依個人項目分開練習，直到第一堂上課為止。那時覺得練田徑隊最好的是不用參加朝會，聽台上的師長訓話。我就曾因為訓導主任太囉嗦，受不了熾烈的陽光，在他還沒作結論前，中暑昏倒過。

練習時老師通常不會來監督。我和其他隊員幾乎不認識，也不特別渴望和他們互動。我都是獨自暖身、慢跑，流汗就停下來休息。朝會開始後，我走往穿堂吹風，或者坐在樹下，讓點點晨光在我臉上搖晃。我盡量讓身體冷卻，不要出汗。

我討厭流汗。那讓我覺得狼狽。白色運動衣濕透後，胸部會被看得一清二楚。我的胸部幾乎沒有發育，因此一直沒穿內衣。雖然經期早在三年級暑假來潮，腋窩和下腹部也長出細軟的毛髮，但胸部依舊平坦一片。晨練最困擾我的，就是如何不讓上衣汗濕，透出胸前兩點微深的顏色。

參加田徑隊還有另一項好處，福利社會提供保久乳和麵包，讓選手練習完補充體力。我通常會先去廁所，把身上的汗擦乾，再到福利社拿麵包。麵包有巧克力和草莓兩種口味。我總是拿巧克力，有時趁沒人看守還會多拿一個。

每天我一個人暖身、跑操場。在橡皮筋繩前一次次被恐懼攫住。躲去廁所擦汗。拿巧克力麵包。隔天又繼續。鬧哄哄的早晨能安靜獨處，不用被同學央求借作業去抄，也不用聽朝會師長說廢話，讓我感到自在而快樂。

5月中開始，老師偶爾會來監看我們練習，之後再去朝會升旗。老師一走女生們便懶洋洋靠著籃球架，和男生打情罵俏，要他們翻牆出去買飲料。我則是盡快到廁所，擦拭汗濕的身體。

時序漸漸步入夏天。什麼都不做也會汗流浹背的夏天。陽光變得暴烈。景物看起來花茫茫的，好像都在流汗。

某天老師留得特別久，除了原本的練習量，又多出十趟折返跑。晨練完上衣幾乎整件濕透。老師一離開，我立刻跑去廁所，一手拉開衣領，擠出潮重的汗水，另一手伸進去擦汗。手帕抹至胸部時，突然傳來一陣刺麻的疼痛。我低頭看。

我的乳頭曬傷了。

小如豆子的乳頭乾癟地發皺。右乳頭下緣，還微微翹起一片皮屑，彷彿煙火的引線。我輕輕撥弄那片皮屑，刺痛的感覺從乳尖傳進身體。之後是一陣我無法理解、奇妙的興奮感，刺激著後腦勺。

怎麼辦？

四周一個人也沒有。走廊轉角的擴音喇叭沙沙沙地，模糊傳來訓導主任的聲音：「本週中心德目……請各位……放學後盡快……電玩店……」

沒有人。大家都在操場聽朝會。風在樓梯間吹起小小的旋流。紙屑顛簸滾過走廊。

我站在鏡子前，決定把上衣脫掉。由於距離，鏡子裡的乳頭看起來沒有明顯異狀，只不過顏色深了點，形狀扁了點。我低下頭仔細翻看，最外層的皮膚呈現棗色，內裡卻透著嫩紅，乳首尖端也是糊糊的白。

我搓了搓那引線般翹起的皮屑，漸漸和皮膚分離出裂口。撕到某處，突然無預警斷了。彷彿癰一般，我又剝開新的引線，撕下另一條皮屑。皮屑薄而短，透出深淺不一的紅，像是蘋果皮。就著光，還看得見細密的紋路。

我幾乎剝光皮屑。乳頭開始滲出血絲。我扭開水龍頭，盛水輕輕拍打。血絲很快消失，又很快冒出來。我用指尖擠出裂口裡的血。重複幾次，血絲終於不再滲流，但乳頭變得又垂又扁，十分蒼白，彷彿掏空果肉的殼。

「服裝儀容……上衣一定要紮進……禮貌……」

擴音器的聲音斷斷續續。走廊和樓梯間依舊沒有人。好安靜。

洗完手，我又用水拍拍後頸和腋下。身體漸漸冷了起來。我甩動上衣，披在欄杆上，希望朝會結束前能曬乾。我反坐上洗手台，讓風將身上的水珠吹散。



晨練結束後，橡皮筋繩通常會被女生搶走。她們很流行玩跳橡皮筋，還發明不少花招。譬如右腳把繩子踩低，左腳再前後跨繩跳來跳去；或者扳起腳尖勾住繩子，靠另一隻腳的力量跳起翻越，像馬戲團表演一樣。

六年級女生玩得更狠。她們會把繩子舉至頭頂，要跳的人從走廊盡頭衝刺過來；或是不斷變換跳繩高低，等跑到繩子前，才知道得躍過的高度。總有人因此摔破皮、膝蓋撞出瘀青，她們卻玩得愈發激烈。

那次她們在走廊欄杆邊平行地拉起橡皮筋，繩子和欄杆間幾乎沒有緩衝餘地。玩的人要從教室窗台跳出走廊，踉蹌幾步，再靠瞬間的彈跳力越過橡皮筋繩。幾個女生跑到繩子前都臨時放棄。眾人喧嚷鼓噪。終於一個女生奮力一跳，跳過繩子，但也越過了欄杆，就這樣從四樓摔下去。

摔得支離破碎。

我墊高腳尖，越過擠在欄杆邊的同學，看地上那個全身摔壞的女生。她一條腿直直的，但方向反了過來，靠近屁股的地方還露出白白的骨頭。耳後的兩條辮子不斷延伸出深紅色的血，看起來就像那條色彩斑雜的橡皮筋繩。

之後我再也跳不過了。練習時曾有幾次咬緊嘴唇，勉強翻過去，但現在只要助跑到橡皮筋繩前，我的雙腿就會軟下來，心臟狂跳不止。

比賽愈來愈近。我一天比一天軟弱。老師要我做意象訓練，想像自己跑到繩子前，體內有股自然的律動將身體往上帶，只要抓住律動，就能輕鬆跳過去。但我閉上眼，腦中只浮現那個女生支離破碎的身體，還有那條彷彿髮辮的橡皮筋繩，緊緊勒住我的畫面。



差不多是那個時候，我注意到隊上有個男生，每天和我同時到操場練習，站在我身後三步，模仿我的動作。他練短跑時，也盡量選在我跳高處附近。我去樹下拿水喝，他便匆匆忙忙跑到隔壁那棵樹，假裝在休息。

他和我同班，但我們沒有交集，也沒說過話。我對他的認識，只有號碼是九號、成績中上、名字筆畫有點多而已。可是現在無論在哪裡，他都會出現在我附近，一直盯著我看。

我回看他，他立刻低下頭，抿抿嘴唇，臉頰一片暈紅。看他這樣，我也開始緊張。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反應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盡量避開他的眼神。即使清楚感覺到他的視線，我也假裝不知情，別過身去。

很快我就不被他的注視影響。比賽一天天逼近。腦子裡揮之不去盡是我被橡皮筋繩束縛喉嚨，和跳躍後粉身碎骨的恐懼。他在我心中的疙瘩漸漸變小，小到我差不多忘了。

某天晨練，老師反常地沒來監看。我跑完操場，就準備去廁所擦汗。擴音喇叭響起朝會集合的音樂。學生在走廊排好隊，一班一班陸續離開。我坐在停車場邊，看大家都走了，才進入廁所。

今天沒有做太激烈的運動，身體很快就乾了。我伸了伸懶腰，走向福利社。

在福利社門口，我遇見他。我們同時要進門，又同時退開禮讓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迅速低下頭，脹紅著臉，直奔進去。

我接著走入。草莓和巧克力麵包各放一籃。他站在巧克力麵包前，拿起其中一個，然後待在原地，等我的動作。

以前看小小百科，有一篇介紹巧克力牛奶和草莓牛奶的製造方法。雖然在最後調味才分出巧克力和草莓的選項，但我眼裡總是只有巧克力的顏色。如果世上的小孩

要分成巧克力和草莓兩類，我一定毫不考慮奔向巧克力那一邊。草莓只有女生才會選。草莓牛奶也是。草莓麵包也是。

但現在我走到他身邊，竟伸手去拿草莓麵包。

我的腦袋一片混亂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拿起草莓麵包，只有女生會選的草莓麵包。因為他是男生拿了巧克力口味，我是女生，所以應該選草莓嗎？

我走出福利社。他追上來，和我並肩走著。一路上我們都沒說話。我的身體發燙，一直流汗。我拉拉衣領，怕汗水又要讓胸前的顏色透出。

繞了好大一圈，我走上能俯瞰校園的台地，選一棵木棉樹坐下。他也靠著樹坐下。等我拆開麵包，他也拆開，一下子就吃完了。

草莓麵包聞起來酸酸的，上面的椰子粉味道像塑膠。雖然福利社的巧克力麵包沒有特別好吃，但怎麼說它都是巧克力，不是草莓。我吃得很慢。每咬下一口，都覺得想吐。

今年夏天熱，木棉熟得早。風一吹，熟透的棉絮就掉下來。我沒注意棉絮黏在白白的椰子粉上。咬下去時，順勢沾上我的嘴唇。

他盯著我看。我感到不自在，便也轉頭看他。他伸手，輕輕撕開黏住我嘴唇的棉絮，揉成小小一團球，塞進他吃完的麵包袋裡。他的手指在捏棉絮時碰到了我的嘴唇。我抵一抵，把唇上油膩的草莓果醬舔進嘴裡。

突然他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那、那個，我看過妳的胸部！」

啊？我驚訝得叫出聲來，雙手緊緊環抱胸前，低頭看了一眼。他看過我的胸部？一直以來我極力遮掩的汗水，還是在我擦乾前就讓顏色透出了嗎？

「有一次練習完，我剛好也想去洗臉，看到妳在廁所前拉開領子，低頭看自己的身體，沒多久妳就脫下衣服了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好躲進轉角那間教室。後來妳還坐上洗手台，雙腳輕輕晃動，哼著音樂課教的那首〈白天的星星〉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偷看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一直覺得應該要告訴妳才行，不然我好像變偷窺狂，對妳很不禮貌。」

他解釋完，對我笑了笑。我不知道該有什麼表情。我的臉一定很僵。

「每次看到妳，我都不知道該怎麼開口。好幾次鼓起勇氣走到妳身邊，但妳總是對我視若無睹，讓我又退縮了。現在說出來後，心情總算是舒暢了。」

他伸了伸懶腰，抖擻地站起身來，對著在風中飄揚的國旗舉手敬禮。朝會結束的音樂歡愉地響起。「隊伍……打鬧……六年四班全體……衛生檢查……」擴音喇叭仍沙沙沙，將訓導主任的聲音傳遍校園。

「走吧，回教室去。」

他轉身微笑對我說。看我定坐在原地，以為我腿麻了沒力氣，伸出手想拉我一把。一陣風拂過，吹落許多棉絮。我看著他背光的灰色的臉，雙手仍緊緊環抱胸前。無論如何，都站不起身。